

8 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花之语颜(四首)

■ (四川)肖雪莲

每一朵花开,都是造物馈赠的甜蜜……

莲花

罗衣垂绿川。只为静候
一阙空灵的梵音,净土便至眼前

何必来世?今生已够美
身似菩提,人间处处即江南

不嗟叹,不思量
如来如往
我只活过最好的模样

蒹葭秋水,映彼蓬心
亭亭绿盖,荷泽盛世
出淤泥走清涟
于浮世得清欢

恒河流沙
我细数过星辰和月亮
三千红尘,我留下一瓣馨香
这尘世间,我终究留恋太多
儿女情长
藕断丝连

七朵花开
我身成佛
佛身在三界,花开在五行
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玫瑰花

红色小房子,在微风中
成形。清脆的鸟鸣一字一句
吐出春天的密码,怀春的少女
该有怎样的青涩、动人?

谁的大手,伸进紧闭的
芳扉?雨水和季节助纡为虐
爱,终于决堤
你傲视天下,众生匍匐于你的红裙
百花膜拜,丘比特献上烈唇
缪斯也为你朗诵情诗
此时,你恨也疯狂
一身尖刺,把所有途经
刺伤。而无论被你恨过抑或爱过
将怀揣同样的幸福和痛楚

哎!你红裙子的
姐姐,转身变成墙上一滩
蚊子血,你白裙子的妹妹
已成为别人腮边一粒白米饭
所有爱恨,终付渐远春色
藏好走过的山河岁月
且行且爱。你80万朵姐妹是神赐
失明老人的厚礼,命令他
退守图书馆,搜罗尘世上所有
神性、含糖的词语
为你谱一曲命运的歌

玫瑰,深沉的玫瑰
当你垂垂老矣,庭院静寂
年久月深的破房子,无法经受
一声轻咳,时间的灰尘吊子落下
无声,汇入落日下的长河
“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

辛夷花

黄昏,你紫色的头颅
低垂。宛若缅怀一段陈旧的岁月
一阵消逝的风和云朵,一个远行的故人
相比低矮的灌木,你卓尔不凡的身姿
仿佛一种抵制之后的和解……

对于美,人类永远深怀贪欲和占有
正如这从幽谷移至花园
并被命名为玉兰的植物
恰是我们的罪证
我们剥下花朵隐秘的内核,并吞下
自身酿下的苦果

我的忧伤,恰是满园玉兰
披着同一件庸俗的外衣……

当辛夷花的命运,受制于隐形
刽子手,他们正令我们相信美
是商品,可以通过流水线批量制造
念及那不在山坡上出生的羊
痛楚之余不禁后怕,不知何时被克隆的我们
被赋予千篇一律的面孔,并被配送
相同的体验、感知、幸福和美……

至此,所有的花木已无须独自命名
虽然,比起园中恭养的玉兰
我更爱山中的辛夷花
比起此时的我,我更爱我的替身

菊花

说到菊花,总是思念
东篱的茅屋、月下一棵五柳树
早晨摆着鲜美果蔬、新酿的酒香飘满小屋
清晨荷锄种豆的老伯,正扛着满肩月色
归来

这样的幸福并不常有
勤勉的老农总是口袋空空无钱沽酒
也不会换上稍微体面的衣服
朝见新来的督邮。谁能料?这怪老头
竟为倾慕的佳人写过情诗
十个痴情的愿望教人动容泪流
无酒也罢,反正南山有采不完的菊花
一生都吃菊花的老头
固穷守节也不愿再为官
只爱采菊、酿酒、写没用的诗
整日同飞鸟和云来没完没了地交谈
醉酒后扔下客人独自高卧南窗
稼穡荒芜也懒得打理

临死前,还平静地为自己写祭文的老头
活了一千多年了
国人还闻见他满腹幽幽菊香

潮头品茗

请不要跟我提起那个忧伤的诗人。

此刻的德令哈沉浸在三月的清风里,辽阔的戈壁像一个人的呐喊,雄浑、高亢,充满豪情。这尚是一片冻土,阳光从一览无遗的天穹照射下来,在冻土之上掀起一片耀眼的白。白刺与沙棘草似乎还未醒来,呈灰白色,匍匐在茫茫戈壁之上,等待春天莅临。

我期待的鸟鸣尚未出现。

我期待的鸟鸣尚未出现。我期待的鸟鸣尚未出现。我期待的鸟鸣尚未出现。

首先进看到的是可鲁克湖。只见野鸭和黑颈鹤在沼泽地或芦苇丛中筑巢嬉戏,见了生人忙于躲避,翅膀的拍击声和微颤的鸣叫,让这安静之地顿时有了气氛。马啃食着尚未长出嫩芽的草茎,一群没有主人看护的马匹在湖畔有序地朝前行进,马蹄轻盈而舒缓,像妙曼的鼓点敲击在内心。多么和谐而壮观的场景,这一切都恰似上天的安排,随意、洒脱、赏心悦目。我一路看到被岁月和尘埃风化的沙层像巨石般堆砌在戈壁滩上,高则有上百米,像历史和动乱的见证者。

约十公里的地方,一块镜面一样的湖泊映现在眼前,发白它本身的光,像寓言般带着神祇的力量。是的,我确定我进入了梦境般的场景,我看见成群的鱼鸥像天使般盘旋

我喜欢如荷花般清雅别致的女人,她们的笑脸恰似天边那一缕如霞的朝阳,温暖灿烂,当她们浅笑嫣然地向我走来,我就忍不住要在心里感叹“女人如荷”,她们莲步轻移,长发飞扬,似一串流动的音符;如一首优雅的五言绝句;更似一株含苞待放的小荷……

清晨,她们习惯了要对镜梳理自己如丝的长发,有时也会略施粉黛,脸上的笑容温暖洁净,如一缕荷香,沁人心脾,如果你刚好从她的窗前经过,你会被她陶醉。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携一缕栀子花的清香,伴她们走出梦境,于是她们如花的笑靥从容绽放了,清新、淡雅而又俏丽。回眸间,她们便成了一朵朵真真儿芳香四溢的小荷,如一幅色彩丰盈却又无比清丽的作品,流淌着荷花特有的风韵。

沉睡了二十个春秋,你跑进我的梦里。我惊讶地望着你,你的声音慈祥而温和:“躺累了,起身回家看看你。”

矮小精悍的身躯西装革履,炯炯有神的眼眸一如往日般挑剔,一眼瞄准案头的习作,那是我刚刚节临的赵孟頫手迹《道德经》。我慌忙起身在书架上翻找出丁酉年第一期《中国书法》杂志,兴致勃勃地给你介绍最新的书坛动态、书法名家、青年俊杰以及书风走向。你从身后的篋筒里拿出一卷十六岁时最得意的手迹,缓缓打开,流畅的讲解豪迈大方,看那满卷行草洋洋洒洒,落款题跋的小楷精致有序。你我双目注视,满满的爱意。

爸爸半倚在窗台,眉眼像极了你。新婚的嫂子进门看到你和爸爸,吓了一跳,使劲揉了揉眼睛,也分辨不出来你和爸爸,只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同时出现在家里。全家人团团在桌边问你这些年的消息。二十年里,为什么一直躺在家里却不醒来看看家人。你动情地落了泪,为了避开大家的责怪,

潮头论剑

被文本坦露的词衔或向“少校”本色致意

——关于黎阳诗集《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 (四川)陶春**

迄今为止,有关现代诗公认的统一批评论标准暂时无法建立,但不等于诗歌没有标准。其实,诗歌的标准一直就存在于我们每个写诗者和爱诗者的心中。所以,诗歌标准的建立是有根据的,也是能够形成共识的。

犹如等级森严的军、警或其他行业制服,一目了然的军衔级别体现在将、校、尉、士肩章上缀钉的彩杠——金、银星徽数量的多少。如果我们将“元帅”确认为诗界古老的恒星,譬如: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屈原、李白、杜甫……将衔的行星譬如:庞德、艾略特、叶芝、米沃什、曼德施塔姆、奥登、阿赫玛托娃、王维、陶渊明……那么对诗人黎阳的诗歌及其文本综合考察,我愿意将其写作获得的词衔命名为“少校”。

为什么不是词衔上的将军、上尉或士兵?

其一,写作已逾十余年的黎阳,已经摆脱了语言的幼稚练习与模仿期(兵衔),并逐步形成了自身较为稳定的词语发声系统(低沉、缓慢,略带忧郁的抒情与叙述蓝调)与对写作的自觉意识(对尉衔的超越)。如果说一个诗人内心的声音表现为对词语的强、弱呼吸与对句子、句群的旋律、节奏控制,那么写作的自觉意识可以通过他的组诗《一粒米就是一粒故乡》、《舒家大院:楼上楼下》及长诗《一个人的成都北站》等一些列作品写作获得认知;能够“有意识”与“创造性”地对一个题材进行多维度、多角度、多层面的持续挖掘,令写作尽可能呈现出所描述对象空间及其意义的立体化多指与事物本有丰富性内涵的整体形象揭示。

其二,从文本的“四动”(情感层面的“感动”、精神层面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

在德令哈

■ (江西)彭生茂

在托素湖的上空,鸣叫声中带有史前的征兆和寓意。它们欢迎我吗?我朝它们挥了挥手,但见刚要落入水面的白影腾地扑棱开来,像雪片一样模糊我的双眼。

听说托素湖是咸的,我真就蹲下去尝了一口,咸中带着一丝微甜。感觉是如此美妙。望不到尽头的湖泊,水色清澈,绮丽旖旎,太阳似乎格外眷顾它,直直地照射下来,使眼前的湖光山色愈加清明透明。倘若泛舟湖上,那将别提有多神奇。

托素湖东北角一处被称作“外星人遗址”的地方,每年吸引众多游人驻足。在外星人“遗址”,我感觉有种神祇的力量牵引着我,那种来自天外的磁场——我想应该这样描述,它的神秘之手正在将我托举和抽离。此刻天空高悬,湖水清澈,周围没有半点声响及干扰。也许我正接近于同外星人会晤。我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块偌大的空地,对应湖面的一侧矗立着一座高达百米的沙丘,其底端现一洞

女人如荷

■ (四川)彭万香

那如荷花般优雅的女人,美丽是她们的外在气质,从容淡定才是她们的精髓,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她们都能做到从容面对,娴静中透着丝丝缕缕的坚韧。她们外表婉约精致,动作语言矜持大气,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让人陶醉。每个黄昏,她们总爱拿一本自己喜欢的杂志,品一盏香茗,静坐一隅,用那浓浓的书香陶冶自己的性情,练就坦然的心态,她们的心境会让你不由自主想起“静观花开花落,闲看云卷云舒”的诗句。

她们像荷塘里的青莲,婉约细致,从容绽放,无乞无求,轮回静守,默默地做自己该

梦醒时分

■ (山西)张忠琴

你指着奶奶说:“她也不在装睡吗?”随即你起身,一声声唤她的名字,希望她奇迹般地 from 棺材里坐起来。时光太快,你俩相距了十八年,九十二岁的奶奶醒来后,竟像个孩子一样不认识你,她满头白发、容貌衰老,与你西装革履精神抖擞的样子比起来,没有人会想到你们竟是相伴多年的夫妻。大哥这些年在生活的磨砺中成长起来,他不止一次地想起你对他的教诲,既感谢你,又埋怨你不曾醒来一次,积攒了二十年的泪水从眼眶中一涌而出,深深地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你抚摸着他的脑袋,连连点头:“长大了……长大了就好……”

也许是待的时间太长,你想出去透口气,便起身走向屋外的雨中,大家挽留你,爸爸知道你你要离开,他转身去给你拿伞。顿时,

穴,据说是外星人曾经住过的地方。洞穴外面的空地上堆砌了数十处大小不等的石块儿,只是分不清那座是外星人遗落的,那些又是现代人堆上去的。

这座宛如天空之镜的湖泊,足以照见内心和往事,照见唯美的爱情和刻骨的苦难。是的,那个曾踏足德令哈的叫海子的诗人,他的如湖水一样漫长的忧伤也必将在此刻得到复活和苏醒。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德令哈,这座边陲小城,星星低垂,远山如黛,我期待遇见那不曾谋面的诗人,那是我至亲的兄弟。我将与他谈及喂马和劈柴的往事,谈及面朝大海的那座房子,如何安放诗歌和爱情,安放触手可及的战乱和灾难深重的家国。

夜色中我分明听见一列火车隆隆开来,它带着尘世的戾气和傲慢朝诗人的躯体沉沉碾来,一个苍老而翘起的母亲在黑暗中尖锐地喊着不。

“不——”,声音凄厉而哀痛,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长空。

做的事,说自己该说的话,忘我而不丧失自我。她们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盛气凌人,更不会趋炎附势,低三下四。她们会用自己的才智,在工作中尽显自己的魅力,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她们靓丽的外表下,包裹着的是中国女人最优雅的气质。

我喜欢这样的女人,如花痴一般的甘愿被她们迷醉,深夜里,总爱放一曲《出水莲》铺平心的褶皱,让心灵荡漾在云水禅心的天际,那里似乎也有一片荷塘,疏星点点,荷香阵阵,那些如荷花般恬静的女人,静坐一隅,或望月抚琴,或品香茗,那长长的琵琶桥上,楠木井边,月光映射出她们清丽脱俗的身影。

这样的夜晚,水声潺潺,音韵婉转缠绵,女人如荷,那如荷的女人浅笑嫣然,静静地徘徊在荷塘边……

止不住的悲痛扩散在每个人的眼中。我终于忍不住也跟着冲出门去,紧追在你的身后,跑进大雨里……

你的背影渐渐消失,朦胧中,我看见二哥小时候的队伍行列,七八岁的孩子们——少先队员喊着口号一哄而起,一哄而落,集体压死一只街头的阿狗。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从那以后,你再也不愿醒来,一直沉睡在那口漆黑的棺材里。你是嫌弃孩子们的无知摧残了一只鲜活的生命,阿狗凄凉地躺在雨里,你俯身将它抱在怀里,一起离去。雨越下越大,槐荫道上溅落的雨滴泛起一圈圈涟漪,你消失在巷尾的拐角,我嘶声力竭地喊道:“爷爷,爷爷……”

远处回荡着你的声音:“写不好书法,可不能找男朋友哦……”

清晨的闹钟沸腾起来,吵醒睡梦中的我,凝重的泪水湿透了枕巾。爸爸推门进来,一把抱起我。睁开迷离的睡眠:“爷爷,请再回来一次好吗……”

潮头

(或许每个诗人)离自我诗写欲抵达的理想之境,必然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也暗示了他的诗面临有更为宽阔的上升空间,尽管他有着很强烈的表达欲念与精神诉求。这不但意味着他要更深入学习培养内在的眼光,如何以透视之“思”去克服词语的现象学从林缠绕,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当下被科学、技术、货币统辖的全球化日趋平庸与贫瘠的日常语境中,领悟一个词语自我争取自我内在生存空间的斗争法则,这样一个严酷洗炼的过程,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争取自我内心纯粹化的过程。

我同意诗人西雅对目前黎阳诗歌状态做出的另一个判断,那即是黎阳诗歌的“家常性”——“显然这源于他对家常事物的熟悉和把握,这种家常性,使读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诗人的内心世界,搭起心灵沟通的桥梁。在诗歌的江湖,黎阳的另一个雅号:“黎少校”将跟随他的这些“家常菜”继续痕迹在心灵滋味的天涯海角,尝尽人世冷暖,历经生存苦难的风浪磨折,直至“话至沧桑语便工”,直至他的词衔凭借自身写作内部的力量再次上升。行文至此,我忍不住要将他的一首诗贴出作为本文的结语,以告诫那些没挨过饿,而不懂得珍惜一粒米犹如珍惜一粒词的诗人及相关人群:

总要为一粒米弯下腰 // 说到一粒米,总有异样的眼神 / 划碎宁静 劳碌的身影 / 不停地弯下腰,去捡米 // 总要吃着碗里的,还要 / 看着锅里的,看着 / 米袋子,看着粮囤 // 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懂得 / 一粒米的价值,只有经历过 / 才能分得清楚一粒米的内涵 // 总有人看不清楚一粒米 / 因为他们没饿过

明白

■ (重庆)钱妍兴

偶然在微信上看到一个问问题:你生命中坚持最久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作者回答的那些都不是刻意而为的结果。

我挺赞同这个观点的。我们自身的文化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有深远持久的影响。

记得小时候我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文静的乖乖女,甚至还有叔叔阿姨说我自带白领气质。于是有人对我爸妈开玩笑说:“这孩子一定不适合‘粗糙’的培养方法,得养得很细致才行。”

以前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还不屑一顾,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贴合。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外向活跃,直爽开朗的堂弟堂姐比起来,我们完全是不同画风的孩子。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大人第一次带我们去金佛山看雪的时候,堂弟堂姐一下车就很兴奋地在雪地里面打滚或是打起了雪仗,而我抓起一把雪后却直哭着对妈妈说真是冰冷刺骨,要回家。不过在书法或者绘画方面,堂弟堂姐可能安静不了多久便想离开座椅,而我可以享受那个沉静过程,并且完成一幅幅精美的作品。

我想如果强行让我到沙地里面打滚,手舞足蹈地表演小品,或者哈哈大笑地讲段子,那一定尤其不自然。强扭的瓜不甜,强装的样儿也不像。

有的女生适合开朗直率,配上她们爽朗的笑声,那不是粗俗野蛮,是自信和阳光;

有的女生适合小鸟依人,加上她们温柔的话语,那不是弱不禁风,是纯真和善良;

有的女生适合擦脂抹粉,配上她们用心的修饰,那不是搔头弄姿,是迷情和韵味;

有的女生适合处处小心,加上她们严谨的风范,那不是扭捏造作,是精致和优雅。

这里我引用著名心理学家张德芬公众群里的一句话:“一个人的肉体反应,运势机遇,精神取向,始终是围绕着他的核心气质而走的。”

我们自身的气质,那个真实的自我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生来本就是唯一,又何必苛问?我们需要明白自我,但是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小时候因为他的工作发展需要他不断练习从而提升能力;有的人用尽心思去讨好上级,或许是因为他希望事业中能够多多得到一些提拔。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每个人所做出的一切行为无疑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好坏。如果明白这个共性,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划和安排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向当下的目标靠近就好,为何要刻意模仿别人的行为呢?

我们需要活的明白。适合自己的便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但不适合的永远不会自然。你不是你的工作,你不是你的表现,你不是你的成功,也不是你的失败,这些外在的东西,丝毫动摇不到你真实的内心。强行模仿不是进步,而是在违背自己。

庄子有一个观点是“大知在所不虑”,即有大智慧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会做到心中有数,不会被事情所扰。儒家也提出过“我心不动,应机而动”这类似的观点。人需要明白自我,明白他人,明白生活,才能过得明明白白,才能不再患得患失。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z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